



歸先生文集卷之五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制誥 奏疏附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  
賜施行寔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  
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

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為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

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郤氏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荐被伉儷偕榮考其積業之原寔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䟽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竈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  
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  
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  
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  
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荐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  
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廼朔方之  
攸寄斬首捕虜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

移聞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  
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  
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  
譽聞方深委寄蘭橈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  
上鹵獲于幕府恩馳嗣子位正陪鄉在告養痾奄忽  
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脩方  
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  
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  
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  
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  
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  
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  
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奏疏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 大喪禮事仰惟 大行皇帝宮  
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況  
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怛情謹備降香一  
炷具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 大行皇帝遺詔以某  
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 皇帝  
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  
悲愴無以爲情伏念 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  
圖覆露群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

聖人爲之子臨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  
易肆海內晏然 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  
天下神器帝王大統 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  
遵 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  
爲天地神人之主綿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所以  
荅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  
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  
中式蒙 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

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 國家養育之恩  
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  
容易臣謹守 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  
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蠶銳事刻覈以取目  
前之快也然泥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  
情功效蔑聞罪過山積幸荷 聖明不加罪譴曲賜  
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  
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已量力甘  
自退廢又自念髻亂厲志白首不哀方 國家收錄  
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



萬壽聖節得望 闕廷 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  
愚悃伏望 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  
經訓誨學者臣昂雖貧讀書不廢於官學桓榮已老  
專門自許於師傅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  
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 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  
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某官某奏爲乞 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  
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 朝  
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

道即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  
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 聖恩容臣  
休致念臣髫鬣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  
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  
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  
來世



歸先生文集卷之六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策問

策問二十六道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曆至於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躬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

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 聖子神孫  
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  
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 聖天子之繹思  
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 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  
戒深切 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 詔風  
行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  
觀德化伏讀 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  
酌改正有以仰窺 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 詔條  
所列固首奉 皇考之教中間與 皇祖之訓相符  
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

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荅鴻庥於萬  
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宁

問 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  
爲信史邇者 皇上深 詔近臣纂脩 世宗肅皇  
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  
先皇帝饗國最久年載曠歷又無前代記注之書編  
摩摭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夫實錄之名何  
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  
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曆之廢蓋近代爲  
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謂史有三長至魯子固序南齊



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  
茲者 詔令天下採取 先皇帝遺事彙進史館方  
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  
於篇其毋讓焉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  
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 黃帝有  
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  
也 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  
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  
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董

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  
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  
何取賈讓關竝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  
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  
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昔韓  
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  
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此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為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  
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  
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



者孟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槩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於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於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霸者之佐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

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剝弛釁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歎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頻仍其間夤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顧募之法果當因歎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曠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

已帖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槩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顧募似矣而輸值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衾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外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採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採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

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 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即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 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勲德老成之士于時群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 皇太子侍圓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 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 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 聖祖之意否 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



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  
急也即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  
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  
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脩德以  
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 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  
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  
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  
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

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  
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  
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顛之徒皆能推陰  
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  
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 詔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 君者多矣  
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  
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  
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



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  
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  
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揚  
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  
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  
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掊譎不相  
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  
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  
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虜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  
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筭能幸其  
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  
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  
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  
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  
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  
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  
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  
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  
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

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為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楊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為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為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為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

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

孫者龍圖延閣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為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

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



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至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不可今日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糴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

之金鑄幣以拯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糴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拯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糴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



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揚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

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

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  
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  
以及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  
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  
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  
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  
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  
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為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  
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為武帝惜  
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  
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為史記然圖  
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  
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  
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  
問淮南子所稱多儻儻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  
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  
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



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 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迤之灋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

軌竊發四夷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 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 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 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竝論卓然有稱于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

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  
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  
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于災異明哲少雙者被阿諛  
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  
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鼎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  
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亦可述歟至於竭誠  
奉國而理歸切要擬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義而  
炳若丹青平生力學以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  
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  
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誡而脩世務者庶幾如魏

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  
之學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啟  
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  
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  
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爲而更崇氏  
族袁誼柳玘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  
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  
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



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豎之難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劔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立門之入其才畧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古人凡此者固宜所究心况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紀與夷狄爲界夷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戎夷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略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

舊城虜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猶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



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上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

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叙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緊  
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  
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  
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  
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  
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惇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  
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勲否也淝水之捷符  
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  
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  
小信而不亟徼虜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

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  
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劍之任主司者不以此  
相欺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  
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  
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  
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  
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  
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  
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楊近而示之遠也取奔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禹之迹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竒恠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於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觀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歸先生文集卷之七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灋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阜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鬻



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鬮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  
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駢攻駒散馬耳焚牧  
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  
春別羣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  
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  
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

周蓋今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  
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  
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  
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  
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其以意使人養馬穆王  
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  
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  
牧之盛衛文公騶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  
多健馬其詩曰駟職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  
駟驪是騶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

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

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潁陳既往之悔脩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



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  
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  
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駮驥廐馬  
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  
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  
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駿  
馬龍馬閑駒駟駘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  
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  
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  
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

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  
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  
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  
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  
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  
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  
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  
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  
駘五曰馱馱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  
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群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

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岍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



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  
天子以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  
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  
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  
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  
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  
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  
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  
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  
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

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  
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  
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  
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  
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  
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  
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  
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  
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  
平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

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疋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

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



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駉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駟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

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群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寨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

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  
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脩言今之馬政皆  
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  
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  
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涿寧東接銀夏  
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  
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  
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  
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  
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

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  
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澗峽水  
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  
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  
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  
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  
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  
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  
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



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  
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  
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留聞土即募  
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  
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  
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  
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群牧  
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  
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洺州爲廣平監衛  
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廣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

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  
內有騏驎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  
河南北爲監者十二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  
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  
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  
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  
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  
于仁祖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  
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  
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

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馬政不脩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脩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

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牧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驎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司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



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迺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邨五千緡若坊郭鄉邨

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痺劣亡矢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廊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

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為保馬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  
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棄越三百里者  
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  
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  
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  
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  
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

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  
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  
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  
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  
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  
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  
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  
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



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

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

並領其事而罷鄉邨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部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

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母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



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部及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

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嘗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筇等建議凡授民牧田

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  
歲一闕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  
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  
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  
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  
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  
田而復舊監桑棗并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  
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  
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  
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

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  
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  
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  
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  
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  
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  
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  
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  
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  
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



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  
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  
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  
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  
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  
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  
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  
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  
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硲瘠三分去一猶得  
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

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  
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  
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  
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  
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  
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  
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  
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  
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  
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

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  
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  
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  
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  
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  
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  
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  
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  
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  
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  
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  
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歆令議馬政者  
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  
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  
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  
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  
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馬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  
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  
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



漢馬團網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  
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  
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  
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  
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洪熙  
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  
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  
制勝關浩疊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  
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  
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像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

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  
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  
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  
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  
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  
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  
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  
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  
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  
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

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  
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  
郵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  
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  
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  
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  
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  
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死馬之  
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  
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

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  
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  
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  
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羗童胡兒項  
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  
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  
况置之硤陘無所較畜或禾稼稻稔之田溝塍封限  
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  
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



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刺亦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群

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群四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太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

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胡或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諭之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兩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兩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

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益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



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  
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  
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  
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  
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  
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  
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  
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  
附城儻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  
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

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  
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  
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為中國患久  
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北鄙  
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  
彼亦不能為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還幕北已  
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  
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  
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  
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

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略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歸先生文集卷之七



